

## 生活滋味

## 茶人谷纳凉

陈斌

我这个舟山人，惯看海上的潮起潮落，也惯经海风的咸湿，可到了今年夏天，太阳好像换了个脾性，城里热得让人动弹不得。

城里是待不住了。空调房里虽凉快，却像个罩子，把人罩久了，骨头缝里都透着一股子不舒坦的阴气。人就想往外跑，往有山有水的地方跑。这念头像野草，一起头就疯长，再也按捺不住。朋友说，去茶人谷，那地方有条溪，是顶好的去处。

车子在山路上绕，一弯一绕都像是把城市的烦闷甩在后头。路两边的树木越发密了，车一停，脚一落地，一股子草木的清气混着湿润的土腥味儿就扑面而来。

顺着人流往谷里走，先听见的是水声。那水声不是海浪拍岸的雄浑，而是“哗啦啦”“叮叮咚咚”，清脆得很，像是无数个小精灵在石头上敲着玉磬，又远又近，勾着你的魂儿，让你不由地加快了脚步。

转过一道山弯，眼前豁然一亮。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，就在那儿了。它扭着身子，从山谷深处蜿蜒而来，阳光照在水面上，波光粼粼。溪水两岸，是大大小小、光溜溜的卵石，被水冲刷了千百年，一个个都温润如玉。溪边是浓得化不开的绿，树木、竹子、藤蔓，层层叠叠，把那毒日头结结实实地挡在了外头，只留下这一片阴凉的世界。

人到了这儿，就统统活络起来。

开阔地上，有人支起了天幕，铺上了防潮垫，俨然一个临时的家。男人光着膀子，坐在矮凳上给自己沏茶；女人则张罗着吃食，把一个滚圆的大西瓜，“咔嚓”一声剖成两半，那红瓤黑籽，看着就喜人。西瓜往溪水里一浸，泡上那么一小会儿再吃，那股子凉意，能从舌尖一直钻到心里去。

孩子们总是最等不及，甩了鞋袜，裤腿一卷，

就“扑通扑通”地跳进溪里。溪水不深，大多只到膝盖。他们拿着水枪、小水桶，打起了水仗，清亮的水花伴随着尖叫和笑声，在山谷里回荡。一个约莫五六岁的小男孩，拿着个小渔网，猫着腰，在石头缝里专心致志地捞小鱼。他额头上挂着汗珠，可浑然不觉，整个世界里，仿佛就只剩下他和那些透明得几乎看不见的小鱼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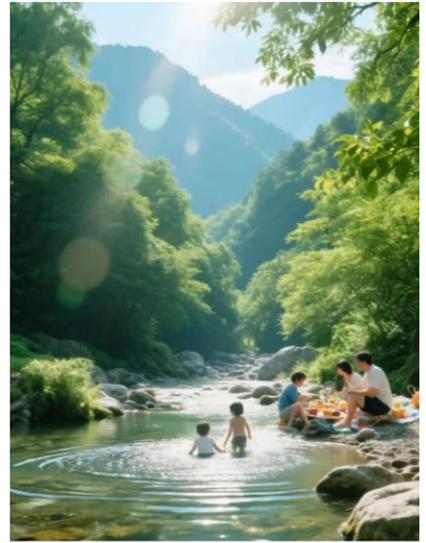
我找了块大石头坐下，脱了鞋，把一双脚慢慢地探进水里。那股子凉意不是空调房那种生硬的冷，而是活的、柔的凉。溪水汨汨地流过脚踝，你能感觉到那水的力道，它抚摸着你的皮肤。水下的卵石硌着脚心，有点痒，又有点舒服。

那一刻，人就成了这山水的一部分。透过树叶缝隙看到的天空，被切割成一块一块的，蓝得格外纯净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忘了自己是谁，忘了从哪里来，忘了城市里的营生和烦恼。人好像就成了一块石头、一棵水草，随着这溪水，无知无觉，没心没肺。在这里，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好像也变淡了，陌生人之间会善意地笑一笑，孩子们玩闹着，不分你我，共享着这夏日里最奢侈的安逸。

我坐在石头上，看着眼前这一切，看着那些舒展的身体和毫无顾忌的笑容，心里头忽然觉得，人本来的样子，或许就该是这样。

太阳慢慢地偏西了，山谷里的光线变得柔和起来，水里的凉意也添了几分。人们开始陆陆续续地收拾东西，准备离开。孩子们被父母从水里捞出来，一个个嘴巴翘到天上去，满脸不情愿。他们带着一身的水汽和满心的欢愉，被大人牵着手，一步三回头地走了。

回去的路上，车里没有开空调。打开车窗，傍晚的风吹进来，带着山野的气息。这，便是自然予人的恩赐吧。它从不言语，却总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，给你最实在的抚慰。



## 诗情画意

## 清晨

潘兴祥

清晨是与黑夜有约定的  
你来我就走，紧跟着脚后跟  
在平行的空间与时间，永不交集  
在季节的时光里  
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手段  
红的、白的、黄的、粉的  
但不希望有太多的紫  
因为季节已经有了太多的妩媚  
晨露下的野草  
贪婪地享受着自然的馈赠  
今天、明天，还是明天的明天  
用不着数着消逝的日子  
活着，就是一个昂然的姿态

## 心灵隽语

## 丝瓜藤与豆角须

赵静

盛夏七月，回老家探亲，姥爷家的院子种满了各种瓜果蔬菜，丝瓜藤攀援着竹架蜿蜒向上，豆角须缠绕着葡萄枝缱绻有力，须干枝叶尽显茂盛，透过午后的阳光，形成一片巨大的绿荫，藤蔓斑驳的影子仿佛能窥见姥爷、姥姥的岁岁年年。

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”这句农谚在姥爷的菜园里得到生动的诠释。每年的盛夏以豆角、丝瓜为主角的蒸炸焖炒丰富着餐桌，蒸豆角、炒豆角、炒丝瓜、豆角丝瓜焖面这些再平常不过的家常菜，却让二老吃得津津有味，不亦乐乎，他们就这样，守着四季轮回的餐桌，度过了大半个世纪。去年刚过八十大寿的姥爷，依然保持着老农的质朴。他总爱念叨：“自己种菜，吃得放心。”话语间，他还唤我：“来，摘些带回去。”我跟他钻到菜园地开始采摘。

看那双老茧手在藤叶间灵活地穿梭，丝瓜还带着晨露，豆角轻轻一掐便发出清脆的响声。丝瓜的藤蔓和豆角的须缠绕在一起，成为手指间触摸丝瓜和豆角的“绊脚石”，细看这两种藤蔓植物，它们的触须如苏醒的藤蛇，一旦相遇便迅速绞紧，以柔韧的力道盘绕成解不开的结。我用力拉扯，试图将它们分开，藤蔓却发出细微的断裂声，汁液在阳光下闪着光泽。“别费那个劲。”姥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他粗糙的手指替我拨开那些纠缠的茎叶。间或想起一个乡谚故事：有个小孩想分辨丝瓜藤、豆角须的不同，结果把自家庭院里的丝瓜与豆角那些纠结错综的茎叶都扯断。细想起来，我又何尝不是故事里固执的小孩，生活中总是过分较真与拧巴，急于去分清丝瓜藤和豆角须，认为只有分清楚了才能顺利摘下果实，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一些细枝末节上，殊不知生命本就是一场温柔的纠缠。

傍晚，姥姥用新摘的丝瓜和豆角做了饭菜，丝瓜清爽清甜，豆角脆嫩有嚼劲，它们的味道在舌尖交织，一如那些在阳光下相互纠缠的藤蔓。姥爷嚼着豆角说：“人就像这些藤须，太较真了反而活不好。”这些藤蔓植物藏着生命最本真的

智慧，当丝瓜藤与豆角须在竹架上缠绕共生时，它们既保持着向上生长的共同目标，又保留着各自的生命形态——丝瓜开出明黄色的喇叭花，豆角垂下水帘般的嫩条，它们既独立又共生，恰似中国哲学讲究的“和而不同”。姥爷那句朴素的感慨，实则暗合道家“顺其自然”的玄机。藤蔓从不会纠结该如何缠绕，它们只是随着阳光雨露的指引自然舒展。

学生时代，我们试图弄清每个英文单词的意思，却在字斟句酌中错过了答卷的钟声；职场岁月，我们执拗于丈量事业与婚姻的先后距离却错过花开的时光；寻常日子，我们反复权衡人际关系的盈亏得失却荒芜情感的沃土。我们总认为事情非此即彼、非黑即白，急于寻求一个结果一个定论，也正是因为不懂“丝瓜藤和豆角须”的道理，不断走弯路。我们的困境其实源于过分拧巴地将生命课题化，当我们执着于用手术刀剖析每个生活细节时，生命的整体性早已在解剖过程中消散。

“生命不是待解决的问题，而是待经历的真相”，祁克果的警示犹如暮鼓晨钟：当我们把生活当作待解的数学题时，实际上已经错过了数学公式背后涌动的生命之流。

我们要接受生命本然状态，把握事情的本质，万事不可过分拧巴。在共生中找到平衡，在缠绕中保持舒展，恰恰构成生命丰盈的质地。重要的不是抵达山顶，而是在攀登过程中与沿途的藤蔓花草建立的真切联系，当我们学会像藤蔓那样，既保持向上生长的姿态，又具备缠绕中舒展的柔韧，或许就能在钢铁森林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法则。

那些被我强行分开的茎叶，不知何时又会悄悄缠绕在一起，它们不需要知道谁是丝瓜藤，谁是豆角须，它们只需要向着阳光生长，结出果实。或许生命的智慧就在于接受这种温柔的纠缠。就像姥爷、姥姥，六十多年来从未计较过谁多浇了一瓢水、谁少摘了一篮菜，只是守着这一方菜园，让日子在藤蔓间静静生长，最终刻下彼此生命里最深的印记。

## 草原上的夏天

蒋峥

不要在草原上等我  
那些风  
已渡往彼岸  
在向着，第一朵骄傲的雪莲献祭

你说，你不曾辜负天空的留白  
不曾辜负  
雪山下湍急的冷峻  
以及，最后一株冷杉的寂寞

恰好此时，蝉鸣已杳  
晚霞渐浓  
夕阳，一步步淹没了遥远的群山

## 腐草生萤

高微

在夜的漆黑里  
你跌跌撞撞，将鸟鸣一一摊开  
而我，捡拾着  
一片片晶莹的月色

另一场预演

草丛中，一只萤火虫飞起来  
另一只萤火虫  
紧紧追随着

唯有风，轻轻吹着湖面  
也吹着  
我们脚下，那些倒伏的腐草  
永不停息